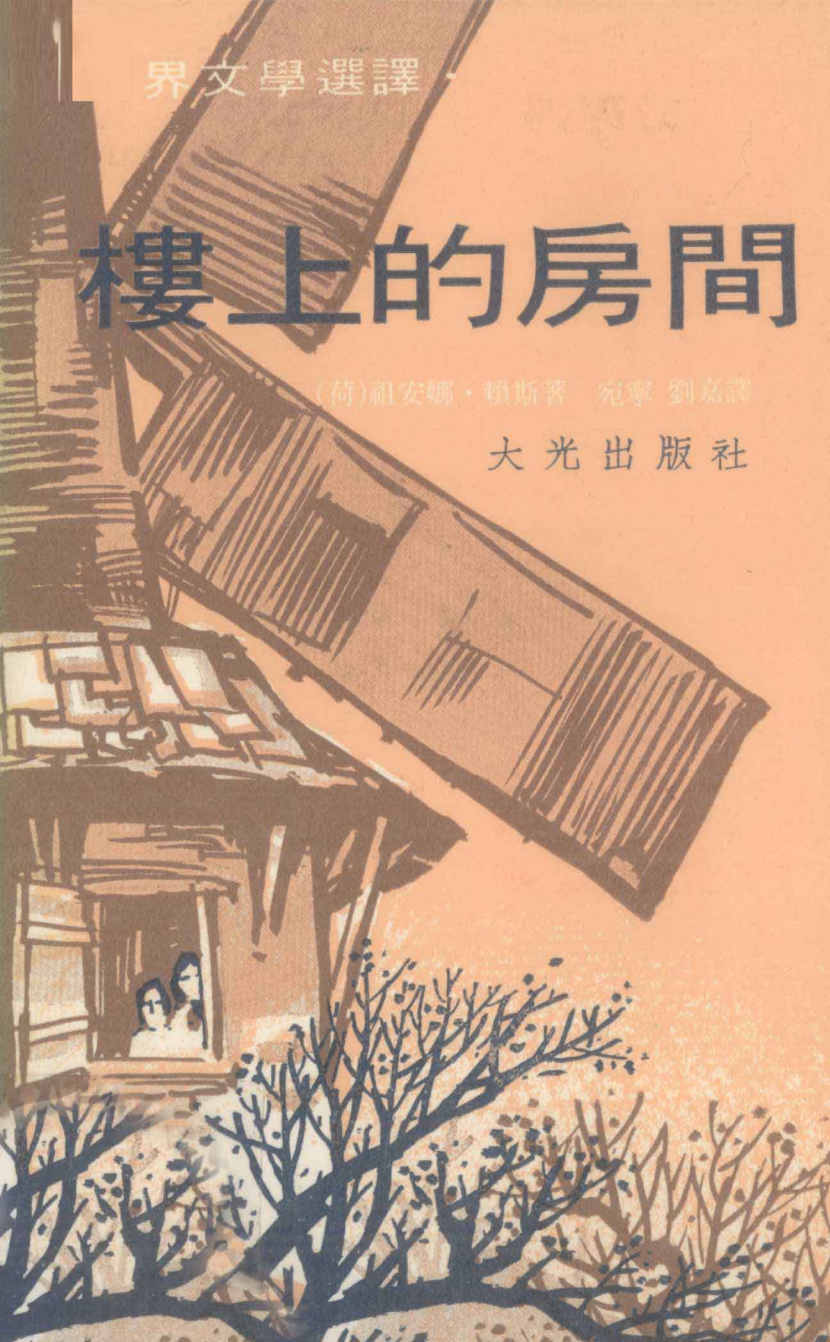


界文學選譯

樓上的房間

(荷)祖安娜·賴斯著 宛寧 劉嘉譯

大光出版社



世界文學選譯

樓上的房間

(荷)祖安娜·賴斯著

宛寧 劉嘉譯

樓 上 的 房 間 宛 寧 劉 嘉 譯

大 光 出 版 社 出 版 香 港 北 角 馬 寶 道 6 4 號

大 千 印 刷 公 司 承 印 香 港 英 皇 道 芬 尼 街 2 號 D

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初 版 H. K. \$ 5.60

一九三八年的時候我年紀並不大，只有六歲，是個細小的傢伙。我細小得可以躲進父親的坐椅和牆壁之間的空隙裏，而父親的椅子是經常擺在收音機旁邊的。父親身體前傾，面孔挨近收音機，雙腿分開，雙手放在膝蓋上，他在聚精會神地聽廣播。

「爸爸，看看這個。」我展示我畫的一張畫。

「噓。」

「爸爸，請你……」

他仍舊在聆聽，根本不理睬我。

奧國在哪兒呢？希特勒在春天把它歸併為德國的一部份，這不是一件好事，因為父親曾對此十分生氣。

希特勒。收音機整天說的都是關於希特勒，他一定是德國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。他為什麼不喜歡德國猶太人？因為他就是不喜歡，要不然他為什麼煩擾猶太人呢？收音機說他這樣做的。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噓。」

為什麼他要猶太人在規定的時限內購買食物呢？又拘捕他們，關他們進監牢呢？只是這些監牢並不叫做監牢，而是叫做集中營。但德國不是荷蘭；我微笑了：這倒好！如果我們住在德國的話，希特勒一定會用同樣方法對付我們。一定是他告訴德國人可以從猶太人那裏偷

東西，喜歡什麼就可以拿什麼，或者把東西焚燒掉。德國人甚至可以拘捕猶太人，很簡單的。

收音機說有事情發生了：一個猶太男孩子殺死了一個德國男人。這當然不好，但德國人在一個晚上對猶太人所做出的那些事情也並不好。那個晚上有一個特別的名稱「基斯杜塞茨」。

「爸爸，『基斯杜塞茨』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噓，安妮，我正在收聽呢。」

這些日子，父親跟我說的就是這麼多了，我真不開心。從前他常跟我說話，說些好聽的話，有時候甚至與我玩耍呢。要是他老不回答我，我豈不是什麼也不知道？我站起來。母親會告訴我的，我走到她房間裏，問她「基斯杜塞茨」這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可是她的頭痛又來了。為什麼腎臟不好，頭也會痛的？

無論怎樣，德國不是荷蘭。我皺眉思索：雲特士域很接近德國的邊界，只需不到二十分鐘便可抵達了，這實在是很接近的。有些農民的房子與德國國境只有一路之隔，他們的牛還會跑到德國那邊吃草呢。我知道這個，因為父親是買賣牲口的，他去買牛時，常帶我前往。

我慶幸我們住在雲特士域的正中，而不是住在從窗口就能望見德國的地方。當我從窗口望出去時，我看見的東西好得多了——我能看見對街幹斯家的房子。晚上，當我把身體伸出窗外時，幹斯家的父親、母親及大兒子就會向我揮手。「快點回到牀上去，」他們對我叫喚，「不然告訴你媽媽。」

不打緊的，只要不告訴我的姐姐們。我有兩個姐

姐：仙妮及麗高，一個十六歲，一個二十一歲。還有我們的女僕瑪莉，她也差不多算是個姐姐。我們一同住在城中心的房子裏，遠離那邊境。

在那德國的可怕的晚上之後，我們家裏開了一個會議。幹斯全家來了，與父親一同做牲口生意的白拉吾叔叔和他的太太也來了。菲爾叔叔沒有帶太太來，因為比拉嬌嬌與母親互不理睬，這是由於我的祖母的緣故。我的祖母與菲爾叔叔及比拉嬌嬌同住，可是却每天來我們處說他們的不是。我曾經聽到她說過。當我坐在樓梯的頂端，無論聲音從樓上的睡房傳來，或者是從樓下的客廳傳來，我都能聽到很多。他們現在正是在樓下客廳，聲音很激動：「我們一定要幫助渡過邊界來到雲特士域的德國猶太人……他們的一切都留在德國了……」「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，我今天與其中一些談過話……」「一個臉上有著巨大的疤痕……德國士兵……用鞭子。」

「但為什麼呢？」是母親的聲音。

「因為他是猶太人，蘇菲。」父親聲音帶着不耐煩。

「這不可能在這兒發生的……這兒安全……這不是德國……這兒是荷蘭，你要知道……」「那個希特勒要的是戰爭，蘇菲……我們也是猶太人……」

唔，腳步聲。我趕忙跑回房間，爬上牀，把氈子拉過頭。

幾個月後，白拉吾叔叔和他的妻子要到美國去了，我們到車站去送行。他們一定是準備在那裏逗留很久

的，因為他們帶了很多行李。而且美國一定是在很遠的地方，因為白拉吾叔叔說，希特勒永遠也不能在美國干擾他們。

「蘇菲，我們也去，好嗎？」父親問。

但母親說她經常頭痛，要她離開荷蘭，一切從頭開始，那是很難的。我們一直在車站上揮手，直至火車遠去，然後父親很生氣地走到他的汽車旁，啓門進車，把車門大力關上，便駛車離去，剩下我們，只好步行回家。

一九三九年的秋天，麗高畢業於師範學校，她在雲特士域的一間幼兒學校裏找到一份工作，仙妮也開始在一個農場裏工作。父親及母親晚上走到對街，與幹斯家的人在路旁聊天時，母親便會談及姐姐們：「那麗高……是這樣能幹……還有仙妮，正在讀取擠奶的文憑……」但我望出窗口，可以看見沒有有人在聽她說話，他們正在談論侵略波蘭的德國人。

麗高告訴我，這是一件十分壞的事情，英國及法國也覺得太壞了，他們對德國說：「把你的士兵從波蘭撤走，不然……」但希特勒只是在笑，因此現在英國及法國與德國打起仗來了。活該！

為什麼我一定要這麼早便上牀呢？天還亮着嘛。況且現在我是二年級了，明天我一定不肯上牀。我把頭再往窗外探出點，沒有人望上來叫我回牀睡覺，幹斯太太也沒有。他們忙着說話。

那年冬天，幹斯一家子幾乎每一晚都在我們家裏的收音機旁度過，他們自己沒有收音機。希特勒似乎不喜歡波蘭猶太人，比不喜歡德國猶太人還多些。他們有些

被毆打至死，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任何過失。希特勒怎可以這樣？母親叫我去睡覺時我反而很高興，因為在氈子下，我聽不到收音機。

「蘇菲，」父親說，「我們不能在這兒逗留下去了，我們一定要到美國去。我剛剛聽到，德國軍隊已進入丹麥及挪威。蘇菲，那是很近的！你聽見嗎？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。我們是猶太人！」

「伊亦斯，你曉得我不舒服，我怎能離開？你對我嚷叫，我的頭更加痛了。安妮，到廚房裏去玩。」

我很不願意地走開。為什麼母親老是要頭痛呢？

父親開始在雲特士域之外建造一座房子，因為母親認為那裏將如美國一般安全，父親聽到她這樣說，冒火極了，但他還是建造。房子不會接近邊界的，不，它將會在很遠，在雲特士域的另一邊，在那裏德國人不會干擾我們的。

於是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來臨了。半夜中我醒來——這麼多的噪聲。我跳下牀來，所有人都到哪裏去了？他們正走下樓梯，我也跟着奔下去。

「什麼事？」我問，「我聽見飛機聲，它們要幹什麼？」

「我可以肯定它們是德國的飛機。」麗高說。

「或者這兒也有戰爭了。」仙妮說。

「沒錯了，」父親喃喃，「輪到我們了。」

「你怎知道它們是德國飛機？」母親問。

「它們是從東面來的，你聽不見嗎？」父親不耐煩

地頂了她一句。

邊界是在東面的。爲什麼新屋還未建好呢？我們在那裏會安全。母親說我們會的。

父親扭開收音機。門鈴作響，跟着幹斯一家衝了進來，「收音機說些什麼？」「戰爭，是嗎？我們知道的。」「什麼？德國人又到了比利時及盧森堡？」

「蘇菲，你在幹嗎？」父親問。

母親正從一個抽屜裏取出銀餐具。「我們定要藏起這個，」她說，「他們會奪去的。」

「別亂搞，把它放回去。」

「我上了牀，」麗高說，「我會留在牀上，直至戰爭完結。」

「那將是多久呢？」我問道。

「總不會遲過幾天吧。」麗高答道。

父親笑了起來，但他的臉孔多嚇人啊。

噪聲停止了，天開始亮的時候，我們走到外面去。走過幾間房子，便是城市中心的市場。麗高緊握着我的手，她整晚沒睡。我們碰到幾個像我們一樣困惑的人。到達市場後，我們停了下來，看見德國的坦克車和士兵。這個地方，本來一星期中有兩天是用來賣花的：春天的鬱金香，夏天的玫瑰。

我們顫抖着，倚在教堂的牆壁旁。祖母、菲爾叔叔、比拉嬌嬌及我的表親漢妮都來了，大家一言不發地互相張望。

有幾個男人正在向士兵們遞派雪茄，並且友善地拍

着他們的肩膀。

「爲什麼他們這樣做？」我問麗高。

「他們是納粹黨，」她輕聲說道，「他們的想法跟希特勒一樣，在荷蘭我們稱他們爲 NSB 的人。」

其中一個走近幹斯太太。「他們不錯，是嗎？」他問道，「用不着害怕，他們不會傷害你的。」他轉過身，向一個士兵眨眨眼睛。

士兵向一個 NSB 的人問了些話，這人答：「到恩謝德去最近的路嗎？左手邊第一條路就是了，趕快起程吧。這兒，再拿一根雪茄在路上抽吧。」他把空了的雪茄盒子關上，經過我們身旁時，他向我們的脚下啐唾沫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問麗高爲什麼那個人向我們啐唾沫。她說這是因爲我們是猶太人。但他並非德國人，怎會曉得我們是猶太人的？麗高說因爲我們的膚色較黑，看上去不同。麗高懂得真多，難怪她當上教師了。我回到家中，一定要看看自己相貌怎樣不同。

希特勒又成功了；他的士兵現在已遍佈法國，他的士兵一定非常多。那個夏天並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，沒有盜竊，沒有毆打，什麼也沒有。或者希特勒比較喜歡荷蘭的猶太人吧。

在天氣好的晚上，父親又再與幹斯他們聊天。「這兒的猶太人不會有事的，」幹斯的兒子說，「在這國家是不會的。」

我當然喜歡聽這些話，但希特勒對荷蘭猶太人的好感一定是消失了，因爲在九月，父親不能再經營生意

了。他在市場中心一棵樹上，看到了禁止做生意的通告。他說他不在乎，仍然繼續往農夫們那裏去，但却對顧客們有所選擇，選擇那些喜歡猶太人而不會向德國人告發他的顧客。他習慣了每天停在樹前，看看有沒有新的通告。我真希望我們的新房子快點兒造好——已建造了好長一段時間了。

在十月初，瑪莉走進客廳，關上門，靠着門緊張地說道：「狄李奧太太，我有些事一定要告訴你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爲此實在很苦惱。要是你知道我的感覺……」

「究竟是什麼？」母親擔憂地問。

「你對我一向很好，我也很喜歡那幾個女孩子，我不想這樣做的，但，但我的男朋友……」

「他怎樣了？」

「他害怕。他要我離開你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：他說如果我繼續爲你工作，便會有麻煩了。」

「怎麼樣的麻煩？瑪莉。」

「因爲你是個猶太人。我不在乎這個，他也不在乎；我們喜歡猶太人，可是他害怕我爲你工作，會使到很多人不理睬我們。你明白嗎？」

「明白的。」母親緩慢地說。

我不明白，她爲何離去？樹上沒有張貼這樣的命令。現在仙妮要留在家中幫忙母親，她因此而哭了。

第二個月，麗高收到一封信，她讀完這封用德文寫的信後，開始在客廳中走來走去。

「停下來吧，我頭都昏了。」母親埋怨着，「你到底在幹什麼？」

「我被開除了，」麗高答道，「從明天開始。」

「安妮，出去玩。」母親說。

我走到門前。

「我不會接受這封信的，」麗高叫道，「這封信是德國人給我的，不是學校，學校可能不知道有這一回事呢！我現在立刻去校長家裏澄清這件事。」

麗高衝出家門。「怎麼搞的。」母親低語。

麗高是對的，校長一點也不知道信的事，他很不安，也很抱歉，但他說麗高最好不要再回校，因為不管怎樣，信裏是這麼說的了。

我在學校也碰上了難題。我最要好的朋友威莉·波斯再不跟我坐在一塊了，她的母親曾來學校對老師說了些話，她走後老師便讓我到別的地方一個人坐，說因為我愛說話。但後來威莉告訴我，因為我是猶太人，所以她媽媽不許她與我同坐。我為什麼是猶太人呢？

「不要哭，」母親對我說，「我們都喜歡你。」

我知道，但威莉却不再喜歡我。為什麼？

父親對威莉很生氣，他認識威莉的父親——波斯醫生，他是位獸醫，多年來照顧父親的牲口。

「蘇菲，」父親說，「我們在荷蘭逗留越久，生活

就越難以忍受。這次你怎樣說我都不管了。我會寫信給白拉吾，請他幫助我們盡快離開這裏，希望現在還不會太晚。」

母親爭辯說，新房子還未造好，怎能離開？

父親不聽，他已開始寫信了。

但已經太晚了。白拉吾叔叔沒辦法，況且荷蘭這裏也沒有人肯讓父親拿到去美國所需的證件。

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，那棵樹上有着越來越多的通告了。我們再不能租用酒店的房間，當然，這對我們沒有多大的影響，母親這麼多病，我們根本不會住酒店。爲什麼另一張通告還宣佈猶太人不准再到海灘及公園去呢？海灘及公園是屬於每一個人的！不過樹上通告却並沒有提及樹林，而雲特士域有着很多很美麗的樹林。

最初的幾個通告很令父親憤怒，但最令他憤怒的，還是那張寫着每個人都要到市政廳去登記的通告。「是的，每一個人！」他吼叫着，「只是我們證件上却多了那麼一點東西！一個 J 字，J，就是『猶太人』！蘇菲，現在你還能說什麼？白拉吾是聰明的，真聰明！他的太太也一樣聰明！」

「但，伊亦斯，我從來沒有阻止你離開呀？」母親說，「你大可以獨個兒離去的，甚至帶了孩子去也不要緊，我一個人也能過活的。」

「哼，當然了。」父親冷笑。

我望着他的面孔，感到害怕。但是從前爸爸的笑容從來不會使我感到害怕的。我走到外面去，把門砰地關

上，正如父親在數秒鐘前所做的一樣。

有時候，樹上通告所說的話，也不是單向猶太人，而是向每一個人說的，例如開始實行糧食配給制的時候。對此我們已經預料到，所以地牢裏早儲備了乾豆子和罐頭。

「你喜歡什麼？」我問威莉·波斯，「豌豆？」我答道：「對不起，已經沒有了，或者我可以再去拿一點。爲什麼你不買一些蠶豆，威莉？」我遞出一個罐頭。「這兒，拿着吧，很好吃的，你一向很喜歡蠶豆的，記得嗎？」我終於厭倦地把罐頭放下。假想着和一個朋友玩耍，實在沒趣。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暑假。

學期開始時，我升上了四年級，但只讀了幾個禮拜，因爲猶太兒童再不可以上學了。我在市場看見了通告，走回家裏去。「我真高興，」我說，「我希望永遠不用回學校去。」

但其實不回學校是很令人發悶的，其他的人都仍然上學。我的表親漢妮也停學了，可是我不喜歡去探訪她，因爲無論我的手乾不乾淨，比拉嬌嬌總是一天到晚都要我洗手。怎能與這種人同住呢，可憐的祖母，難怪她埋怨了。

假期是短暫的。在猶太教堂附近的幾個房間裏，一所爲雲特士域的猶太兒童所辦的學校設立了。

「那裏將會有兩位男教師，」父親對我說，「你在

學校要留心。」

我點頭，自然我會留心。或者像從前一樣，會有人坐在我旁邊，像我未被當作猶太人前一樣。

仙妮帶我上了幾次學，之後我便要求獨個兒去了。教我的老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真奇怪，我做每一樣事，他都讚不絕口，真想請他別這樣，因為其他的孩子都向我伸舌頭做鬼臉了。每天下午他都叫我留下一會兒，然後跟我說：「把這張字條交給仙妮，不要遺失了。你是靠得住的，對嗎？多麼伶俐的孩子。還有，唔，替我向她問好。」

仙妮讀了赫爾素先生的字條後，臉便會紅起來。稍後她便會把一張字條給我，說：「明天你把這個交給他，知道嗎？但不能打開來看。」

他倆究竟在幹什麼？我應該問問麗高，她會知道的。

在上學途中，我開始注意到一些標誌，寫着 Joden verboden（猶太人不得進入），貼在幾間餐廳及戲院的牆外。我倒是從來不看戲的；米奇老鼠上映時，每個我認識的人都去看了，我母親還是不許我去，說什麼「這對她會是太刺激一點的」。

但在那些標誌出現之前，我們慣於常常上餐廳，現在不能去了，那倒是很可惜。

另一樣事情却更壞了。一天放學後，從前的學校來了一羣孩子，正等待着我們。我們裝作沒事一樣，繼續向前走，繼續互相談話，不去注意他們。可是他們却開始追逐我們，大聲叫嚷：

「猶太人，猶太人，醜耗子，
把你的臉藏在髒洞裏，
把你的臉藏進芥末瓶子，
明天猶太人就爛掉了！」

我們怎能假裝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呢？我們在逃跑，不是嗎？他們在追趕我們，不是嗎？趕上了，他們便在我們耳邊唱那首歌，打我們，踢我們。威莉·波斯也在他們當中！我不再喜歡她了。爲什麼我們還不能搬進那新房子呢？

回到家裏，我把這事告訴了家人。「不要擔心，」仙妮說，「從明天起我到學校去接你。」

新房子也快完成了。

「我一刻也不要等了，」父親說，「留在市區使我精神越來越緊張。我們搬進去吧！」

「但，伊亦斯，」母親埋怨，「房子還未粉刷好，怎能搬進去呢？」

「爲什麼不？」父親說，「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」他拿起電話，請人安排搬家的事。

兩天後，一輛空貨車來到家門前。父親與一個男人把傢具抬出去，那男人開始搬得很小心，後來看見父親把一切東西都隨意拋在貨車上，也便照樣幹了。母親坐在一把廚房用的椅子上，頭隨着兩個男人的出出進進而擺動。他們不來搬走椅子，她還不願起來呢。

幹斯一家三人，向我們揮手道別。

這差不多是一九四一年的十月了。

二

新房子孤獨地座落在草原及田野之中。遠處——但不是太遠——可以看見教堂之頂，這就是在雲特士域市場的那間教堂。父親爲我帶來了波比——一隻小黃狗。把波比給我的時候父親抱起我，擁抱我，像並沒有什麼戰爭。下午放學後，波比會與我一同去散步。碰不見人，却能碰見一些牛隻——老是在吃草的牛。牠們吃草時眼睛睜開嗎？我彎下身，要看個究竟，牠竟懵然不覺呢，吃草吃得太忙了。

我在田野中站了很久，天漸漸涼了，什麼時候呢？家裏的人會擔心嗎？在老地方住的時候，他們是很擔心的。有一次我晚上九時還未回家，他們還叫了警察。但警察並沒有找到我，是我自己回去的，因爲想多拿一些玻璃珠去玩。他們看到我時是那麼高興！也許我現在應當回去了，免得他們擔心。

我還未走進去，便聽到家裏在吵什麼：「蘇菲……我不應聽你的……美國。」

我轉身喚道：「來吧，波比。」

每天我都走遠一點，一天，被我發現了一個農場。我問父親認不認識農場的人。「當然，」他說，「我知道，那是特洛柏斯的農場，他的孩子多着哩。」

「十一個，」我說，「他們都很友善，我喜歡佛烈滋，他也在讀四年級，在另一間學校裏。」